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 籌海圖編卷之九

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　曾孫庠生胡維極重校

孫舉人胡燈　舉人胡鳴岡　階慶　仝刪

## 大捷考

望海堝之捷　永樂己亥

王江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

平望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陸涇壩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橫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

龕山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清風嶺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仙居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乍浦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
紀勳徐海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
後梅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
金塘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擒獲王直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
舟山之捷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
大淮陽之捷 嘉靖三十八年
寧台溫之捷
附平倭錄

望海堝之捷 永樂己亥

永樂己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公江總兵鎮遼東甫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煙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中王家島夜有火光計寇將至公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人以數十海艘泊馬雄島魚貫而上直逼堝下一賊貌甚醜惡指揮諸賊如入無人之境公得報但令犒師秣馬畧不爲意徐以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戮既而賊至公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遂大敗奔匿櫻桃園空堡中我師追逼環而攻之且請入堡勦殺公不許故開西壁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

有潛脫而逃觔者復爲降所縛無一人得免者諸將請曰公見敵意氣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公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法也賊始魚貫成蛇陣故作真武狀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死鬥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生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事聞徵至京師面慰勞之封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戶子孫世襲

王江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

國家地廣治極文禔武嬉海壖姦商乘時盜販因緣忿怒轉爲寇賊民不覩兵爲日既久望風奔潰莫之誰何賊既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應氣合徒黨滋募動以數千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爲衆所徵四方材勇懻忮武力之士率殲其手勢若烈火礚礚狡焉思啟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恣行轉掠戕殺煙燒叢萃藪窟新故環迭而兩浙三吳之禍變悽矣乙卯春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等探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率衆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時巡撫李公留守杭總督軍門在檇亭無兵可恃軍民洶洶甚懼御史梅林胡公方巡浙東台温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詣嘉興會

賊從嘉善來前驅迤邐薄城外衆益懼甚公曰兵法攻謀爲上角力爲下矧又無兵乃密屬吏取酒百餘罌鑽其顛投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選兵卒機警而猛者假冦服持赤牘坐船上稱觧官觧酒餉軍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即褫去冦服走賊信不疑馳報諸酋長諸酋長得酒大歡相率高會痛飲率多死已又令材市酒家皆入毒甕中約償以直民所有米漬藥水淅而遺之賊往往爭取飲餟輙又死然賊黨尚衆我兵寡且恇怯適保靖宣慰彭藎臣所領土兵數千人至可使胡公策其恃勇犯忌使人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常爲其誘宜分奇正左右翼擊防其衝圍藎臣不聽乘鋭直前果遇伏墮賊計挫於城南石塘湾始大悔遂有潰志遠近震駭大失望胡公深憂之曰如是我技窮矣於是親詣軍營宣諭且勞苦之曰勝負兵家常事惡足介介凡爾所以僨者以不知地利中其伏我聞賊酋多死衆絲棼無紀且久不得食息瑕可攻若等無畏顧兵多無衣與器械乃使人悉索諸質肆故衣須給之加賜錢帛牛酒飲食召諸金木工晝夜繕造器具懸重賞苗兵感激思奮察可用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女宜以兵若干爲前鋒從塘路進若干爲奇兵伏道左水兵船若干環列道右防其逸皆後前鋒數里候賊將至某處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伏盡起三面夾擊蔑不勝矣藎臣如公策賊果僨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賊不知會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視師而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泖湖西出胡公又同督察趙公部署叅將盧鏜等厲激之

且躬擐甲冑徑馳馬趨出四面合圍軍聲遂大振賊大沮還走王江涇既連疲於奔又餒且病剏無統紀遂大潰不支士兵與我軍乘之斬首倭二千餘級墮溺水死者不可勝校蓋自是嘉興杭人始安枕軍民主客始知賊猶人非真若鬼神雷電虎豹然不可嚮邇浸有鬬志賊亦自是稍稍顧息逆氣狂謀漸以虧朒始可誘而圖矣嗟乎奇變央而波才破洛澗襲而淮淝捷嘉山合而博陵奔蓋自昔禍亂之興必有忠義材武韜鈐之臣以指揮擘畫救寧戡定蓋夫所以奠安維極綏輯神人鴻德好生常假手乎鉅公偉人實爲之說云其果慶慶哉武進左子好論次當世事而謂故所收公私牘牒所載王江涇戰功淆無紀屬余詮次余爲詮次而歸之庶後經世者有考焉 都御史胡松撰

# 平倭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嘉靖乙卯夏五月官兵敗賊於吳江之平望先是永保之兵既皆失利賊遂肆意猖獗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南犯杭嘉湖其犯杭州者至塘棲二宣慰復失利賊掠北關去欲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浙直鄉兵會擊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我兵邀擊之斬首七百有奇中毒死者千餘人是戰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副使董士弘僉事王詢以浙兵至參政任環知府林懋舉以直隸兵至而三店則推官劉泉功居多皆不藉客兵之援由是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嗚呼客兵之用豈得已哉蓋彼之獷狡不馴非素有禮義之習我之恩威未洽難責以忠愛之心恤之過則驕操之急則變勝敵不足以償其掠民之

宜厚賞不足以稱其邀求之私前方城宗氏論之詳矣雖然寇攘起猝民不知兵慮客兵之禍而徒驅民以戰如投羊於虎是畏溺而避舟者耳故調客兵者一時之權恃客兵而忘練鄉兵者非經遠之策調客兵而練鄉兵兵可用矣而後酌勢之緩急敵之多寡以處客兵遣之則我無乏用之嫌留之又有以制其反噬之毒我師梅翁之底定東南也外立戰勳內鮮兵變今日遣客兵數千而賊無玩心明日來客兵數千而民無懼色者用此道也彼謂客兵必不可用而又無練募之法者吾不知其所終矣

太學生俞獻可撰



## 陸經壩之捷 嘉靖二十四年五月

嘉靖乙卯夏五月松江柘林之寇千餘人流突李塔滙歷張庄小崑山趨泖湖而北保靖宣慰彭蠶臣兵追之抵蘇州之陸涇壩壩離城十里而近兵備副使任環督兵擊之擒其梟帥俘斬五六百級水火死者不計屍盈阡陌婁水爲赤殘寇僅二百人值暴雨追之不克逸歸柘林嗚呼往歲倭賊覘我無備揚帆深入視吾蘇不啻几上肉耳是捷也論者皆謂我兵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而又益以蠶臣善戰之兵其勝宜也愚謂不然戰之日續親見之矣撫巡乘城督兵傳餐寇矢如雨自婁門以東達於陸涇壩我衆連呼戰者三日今日我任攻對敵所不損生以報者有如此日由是士氣百倍總兵俞大猷并二宣慰兵三路並進奮

勇夾擊遂收全功當是時使非任公身先督戰則吾不知民之僇力者何如使戰而弗勝則鼓寇之怒其慘吾不又知何如也抑陸涇蘇之東境也前此浙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有王江涇之捷則蘇之南境後此提督都御史曹公邦輔有橫涇之捷則蘇之西境未幾任公復有三丈浦之捷則蘇之北境一歲而賊四剿於蘇蓋自是而蘇無倭寇矣崑山舉人李續撰

後梅之捷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賊自福建福寧州之連江洪流入浙境越平陽仙居至寧波奉化與錢倉賊合幾七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蔓提督都御史胡公宗憲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容美士目田九霄同知曲入繩等兵往戡之遇賊江橋僅隔一河公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圖也吾茲試之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賊果聚觀公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兵渡河九霄邀其前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迭至大怖而走至後梅匿民家公復大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投死地復何能爲乃悉衆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值天雨公與將士立田中夜二鼓大霧咫尺莫辨賊乘

黑衝典史具成器軍成器故善戰驅兵四面奮擊之擒斬復若干人然脫走者猶衆公計賊必由山西嶺而遁嶺之巔可伏也命設伏以待夜將半賊果至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積五百二十有奇餘奔太平蒲岐港官兵復追之賊堅壁不出乃夜偪賊壘投以霹靂火器讙若刼營者賊驚起自相攻擊死者又若干人得脫者無幾竟出洋去丙辰春正月也時公新膺簡命未浹旬輒有奇捷如此 烏程縣學教諭張節撰

清風嶺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船三艘艤南麂之西麓提督都御史胡公預設海艦封守其固二舶不能入揚帆而東其一西走我兵躡之沉其舟追入嶴內相持八晝夜賊窘甚從山後竊划船逸去颶風驅回登刼大嶴至三港守備劉隆千戶劉綱百戶張澄戰歿於陣賊勢復熾遂越金鄉趨台州以漸北向時公方奏樂清之捷會台州告急公笑曰寇來有三敗我皆得之不足平也初寇登平陽守將不循約束故得深入今台守譚綸干城之將且素受方畧賊玩蹂其疆一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驕我兵方捷於樂清其氣勁以勁乘驕如拉朽耳二容美兵精悍甲諸部萬里從征朝氣正銳但初未諳險阨今授

以布伏邀擊之法則爲全勝之技三遂命分道布截天台以南綸兵當之新昌以北容美兵當之綸兵逼壘而進以典史吳成器統部署爲前哨報効吏章延廩爲後哨百戶王世仁陳濠督徒卒伏於小江道左知事張東督鄉兵伏於顏坑諸處而又迎賊所向預置藥蜜藥餅餌之由是賊或中伏或中毒擒獲三十餘顆傷死者不計始悔入台州境十二月抵新昌知應台關有備去至嵊縣三界上舘嶺會容美兵陳而待田九霄以正兵當其前田九章援兵繼進左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經歷畢爵伏兵當之指揮吳江率部兵遶賊後背夾擊且多張旗幟爲疑兵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烈女祠俘斬一百七十餘是鯨也賊二百餘徒歷溫台紹三郡始克勦滅其敢於深入者猶恃紹興之倭欲與合夥追越台州始知舊倭已破於是既畏譚兵不敢南復畏土兵不敢北卒至於敗如公所料云武進舉人吳欽撰

仙居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嘉靖丙辰春三月

朝廷以都御史胡公累建奇勳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直福建軍務會福建桐山之賊流逼浙境同知黃釧指揮梅魁禦之賊潰圖北走公密令副使劉慤預伏兵塔石蕉蒲諸山嶴險阨則潛置火器以待仍列舟師於山側之江濱賊至伏起殺傷甚衆遁由天門埭至平陽青田越小峙沿江而南遂入荊溪荊溪通仙居樂清之孔道也時臨海天台業已受公計集鄉兵守黃潭箬孔中渡由是賊不得犯寧紹由烏杭西入仙居乘城築未完衝突焚刼慘倍他地乃咨提督都御史阮公鶚馳救之復行副使許東望知府譚綸總兵盧鏜兵從東路而進賊聞大兵且至遂走斷橋

彭漢巢於民舍我兵合圍攻之俘斬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所存六十餘人取道天台之北復爲赤城民兵所殺是時浙東西硤石梁湖之賊各萬餘人俱薄會城魁桀難制江南北新舊屯據者數亦逾萬公以一身寄諸藩之安危以一心當百萬之兵甲隨機督勦筭無遺策直隸有寶山之捷兩浙有西庵清水窪之捷而桐山流寇亦旋就殄戮謂公今之子儀非耶 嘉善 顏導 謝顧撰

乍浦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

嘉靖丙辰秋七月賊徐海陳東之觧桐鄉圍而東也陽爲聽撫心實狐疑自呂港新塲移屯乍浦城南營廠絡繹改脩舊船以啚出海且窺伺我兵強弱爲其進止總督侍郎胡公 策知其計因外示羈縻而密檄副使劉燾啚之會尚書趙公 再

命督察至公乃與定議以乍浦西南海塘可通杭州咨浙福提督都御史阮公 偕郎中郭仁副使徐洛總兵徐珏等壁海鹽以遏犯杭之路東北金山可通松江浦東咨直隸提督都御史張公景賢駐松江而叅政任環僉事董邦政留守王倫同知熊桴容美土官田九霄等扼青村黃浦及出海之路公親督大兵與叅政汪栢叅議王詢等駐平

湖與賊偪壘而陣總兵俞大猷盧鏜等則以舟師設伏洋山馬蹟邀其歸路分布既定候間而發適上海之賊由吳淞而西南出復萬餘人公恐海或中變與之連衡急啣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還島海以爲然果逆斬賊數百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取其舟而返其他酋長脫出海者公已別遣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公又計海書記麻葉不死無以堅其內附之心而陳東者與麻葉聲相倚桐鄉之役與海相睚眦者也於是又計令海縛麻葉縛陳東以獻海遂併有其衆而諸酋長則疑且怨海矣海自度進退無所而趙公箬薄責海益急公因遣諜私海令共誘衆俘斬之以謝可無罪海不得已從之遂與定約與前縛麻葉陳東等俱詳見鹿門茅氏所爲劉徐海本末紀公乃令副使劉燾引遊擊尹秉衡兵夜伏乍浦城中而徐珏等兵分爲三哨進壁白馬廟左瀕等兵由平湖間道而出主薄曹廷慧參將丁僅等壁乍浦城以爲內援至期珏等移營乍山海果挈妻走海上艘群倭爭逐之大亂城上舉火我兵四合兢進大敗之燒賊巢厥二十餘里時海執稱歸順投梁庄去諸遁出海洋者大猷兵邀擊之前後俘斬七百有奇沒海及焚死者無算乍浦之賊無孑遺矣夫徐海以首惡煽禍而陳東麻葉等爲之猗角勾引外夷侵擾中土受其螫毒者五年矣丙辰春擁衆數萬分道入寇北犯瓜揚阻絕運道東掠寧紹牽制我師聲言欲下杭州犯留都比之曩時猖獗尤甚公相度機宜不輕與爭鋒指千金賞敢死之士用間誘退吕港賊艘以伐其深犯之謀復誘令殺賊立功以剪其羽翼之勢擒

麻葉擒陳東度其孤危可以取矣猶謂困獸死鬬乃故弃
船海澨開一面之缺而卒以遊兵邀之無一得脫者後先
下着不爽纖微島夷之所以畏服而東南之所以奠安者
不以此哉不以此哉（餘姚舉人諸大圭撰）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掠
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
闌入掠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
人直逼乍浦而新嵊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
死戰又導故寇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
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月間
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
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
容美土兵千人及黎將宗禮所藉河朔之兵八百人
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於江

淮吳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趍之胡公亦分遣兵澉浦海塩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栖相犄角居頃之海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阻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略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比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既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之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保桐鄉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

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丰可
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
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
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
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石
而自沉也

國家且柰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公始
爲提督時嘗與監督趙公謀曰
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倭奴乘潮出沒將士所
不得斤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
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
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
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甘參
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問以諭海海已勾薩摩諸
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
胡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脣齒也直餒
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
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
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
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
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
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

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
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
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
歸以報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
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切
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
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
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鴛悍不吾從若當謹備之是夕
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胡公猶
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
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
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狥城上人下令散千金募敢

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
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緡索圜撞竿所擊
故窟處竿至即緡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煑鐵汁灌
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
勢且孤[illegible]兵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
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
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
禍福與[illegible]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
留守王倫宣撫田九宵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
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
僅勒兵自海塩入壁王店指揮樂塤督同千戶羅天
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

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皂林之敗逡巡煌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覘說賊亦日夜望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柰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

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狥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海爲巨孽閒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廼日遣諜者喑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詞海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慕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慕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欵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閒

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
獨書記麻葉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
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
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麻葉以出麻葉出而
諸酋中故隸麻葉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
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酋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
諸部曲中與麻葉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
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遣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
說海并縛東海間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
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麻葉囚中令其詐爲書
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
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
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於是出所故宦
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許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大
得東即縛以故約復於胡公麻葉與陳東相繼縛而
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賴
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
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督兵者簿責海益急
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刻壘
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
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
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
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停斬千餘級以謝趙
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

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其日時其當引衆
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其
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
失諸官兵即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
及還兵鬬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率所
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
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
日然海猶恐間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
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
城中以求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
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
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
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
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
於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
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慫恿海之列款猶冑而入
屬彊脅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
也其習行桀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
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
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
便地得沈家庄卽傚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
當是時衆復喧然譁公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

海上令自解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知公固有待於是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因日遣諜詗海且啗海如曩時公因謀以語諸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矟而鬬海中矟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矟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鷙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副史茅坤撰

龕山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

龕山之賊自温州登岸蔓延於會稽經歷文某與戰于苦竹嶺副使孫宏軾併軍門所調奇兵與戰于析開嶺于翁家村叅將盧鏜與戰于斤嶺于梁衕賊乃敗走龔家畈百官渡過曹娥江順流而西狡黠善鬬噬齚孔棘初總督都御史胡公 方在浙西勦川沙之賊移檄諸將竟未有能殄之者至是親提大兵至欲斬不用命者以殉於是僉事李如桂王詢指揮楊永昌知事何常明典史吳成器等兵併力追擊於瓜山戰三界戰毋婆嶺朱家淒賊遁蕭山之丁村杭湖至陳家湾雖多所殺傷而凶燄愈熾公至擇地形壁龕山之巔分諸將信地皆露宿以待時叅將盧鏜戰還公促明日再戰鏜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公佯許諾

而密召親兵謂曰若曹豢養久未立戰功今賊將滅而諸將首鼠不進萬一賊得脫此徑渡錢塘江柰何今日正若曹立功之會能乘其不意而襲之賊可盡也衆皆踴躍請効死已乃激令成器統之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循海而走登匿山坡堡內我兵四面奮擊不得已登岩屋擲瓦礫下瓦盡繼之以槍槍盡投刀刀盡乃下死守我兵攻堡破之悉斬首以獻時日且暝公喜謂諸將曰此賊流突千里轉戰無慮數十無能攖其鋒者今一鼓蕩平真

朝廷天威也命取賊心啖之選猙獰首級廿餘顆置案上每顆爲飲一觥左右皆失色而公談笑自若也達旦諸營方知破賊相率入賀公謂鏜曰再一二日何如鏜大欽服乃完師而歸時乙卯冬仲既望也

山陰縣學生員徐渭撰

金塘之捷 嘉靖二十五年

辛五郎者宿寇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麻葉輩同巢柘林攻乍浦圍桐鄉毒螯吳諸州郡其志欲吞全浙窺留都勢甚猛也總督胡公欲痍之忌海與其黨既而海受餌爲我用擒其所惡陳東麻葉輩而遣其所隸以歸倭島五郎在焉公密令總兵俞大猷等分布海洋要衝截殺諸寇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接密諭時方對諸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山客相顧莫知所謂鏜自乘福船令子相督率哨艇爲前驅次日至金塘瞭見北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潛泊少選大船巖金塘之麓賊皆登岸鏜知其爲五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繼以銃炮賊以手且摧且招搖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相乃颺言曰欲打話須去

爾兵器賊指掌示無而呼一董（一董者一家義乃倭語也）之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胡總督爺招安放回者也相問曰有牌驗乎曰有鏜招衆賊至舟傍慰藉之謂五郎曰汝既爲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泒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辭鏜厚加體貌五郎不疑宴至深夜鏜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上桅俄而哨船蝟聚鏜問之曰如何相對曰是了五郎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夷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而下至蓬戶外望維海而已五郎悟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臥場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就臥相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芟盡即前夜起雙燈時也是了者乃復命也群賊死時皆不知軍門之謀僉訝哨兵敢行慄殺五郎亦自以偶遇盧鏜被執不知其出軍門也嗚呼神哉後獻俘告

廟

天子賜璽書奬公天下無不稱快云（崑山進士王宇撰）

擒獲王直

王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畧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遥哉直因問其母汪媼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汪媼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戟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獨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于是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則又招聚亡命若徐海陳東葉明

等爲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王汝賢義子王激爲之腹心會五島夷爲亂直有宿憾于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攝諸夷乃請于海防將官而剿之無孑遺者而聲言宣力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直以爲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頻入內地侵盜直又嘗以扁舟泊列表叅將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去怨中國益深且眇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八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刼濱海郡縣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而福清黃巖昌國臨山崇德桐鄉諸城皆爲攻墮焚燔廬舍擄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計比年如是官軍莫敢攖其鋒但爲計狡謫每殘破處必詭云其島夷所爲也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知受禍之慘皆由直者獨總督胡公前按浙時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酋來者皆直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其爲坐遣無疑先是閒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是出之豐衣食潔第宅奉之以爲餌而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爲名其實注意伺察直也

上從之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乞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授洲等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角勝于舟楫之閒要須

誘而出之使虎失負嵎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王直南
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倭裨雜種侵軼我邊圍是
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要須宣布
皇靈以携其黨使窮髮皆知向化則賊之勢自不能容然
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洲等領計敬諾
而行居無何倭酋董三被擒訊道直事甚悉與公所料
不爽毫髮中外始曉然知狀于是
上以公灼見禍本降
璽書褒勞而閫外之事一以委公公得
旨規羅益密御史金洌陶承學交章請立賞格有能生設
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爵萬金部議從之
詔曰可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洲等至五島遇王敕道以
移諭事激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島夷所宗
令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客館見洲等
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簇擁洲等心動坐論
鄉曲設酒食相對情欵方洽洲等曰總督公遣洲等敬
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席曰直海介逋臣總督公不曳
尺纏牽而鞫之而遠勞訊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
言足下稱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爲盜賊之行何也直
曰總督公之聽誤矣直爲
國家驅盜非爲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亡命
糾合倭夷殺人剽貨坐分擄獲而爲之辭曰我非爲盜
者是何異干昏夜操罟以臨人之池執之則曰我非盜
魚者爲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直語

塞洲等曰總督公統領官軍十萬盆以鎮溪麻寮大刺
土兵數萬艨艟雲屯戈矛雨注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而
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于騁螳臂以當車轍
也又曰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壽母令妻
于獄中館穀甚厚則公之心事可知矣何不乘機立功
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直默然而罷
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而從此風聞外夷隨其顧指
者頗少變而叛賈倚直爲淵藪者多有離心直始不安
于彼矣初直聞母妻爲戮心甚忿欲犯金華及聞洲等
言無恙又竊喜于是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
計之謝和等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以往也當遣我至
親爲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
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直笑曰妙算也遂托宣諭別國爲
名留蔣洲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王澈同陳可願回至
寧波詰之皆云宣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擁薩摩洲夷
過洋入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葉宗滿等投赴效力成
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
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
上許之公喜曰虜在掌中矣先是海中倭寇敗沒有零寇
百餘據舟山爲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剿之盡殲
焉公疏
上功次犒賞有差王澈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至當取金
印如斗大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十餘萬
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張甚

公乃謀之王澈等以觀其意澈等初欲小試慇懃故甘
心于舟山之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
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
耳遂留夏正童率邵岳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爲
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等以次就擒事見徐海
傳公恐形跡彰露委心留用王汝賢等撫摩若親子然
葉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對將吏士民曰直非反賊
顧嶼強不一見我見我當有處也直聞公意指謂公誠
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徐海等敗沒以爲縱
不如所料亦可與之應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
蔣洲次遣王澈葉宗滿等率銳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
稱豐洲王入貢先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等慷慨登舟
醵酒誓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泊岸時須謹備之
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隙豫調俞大猷于金山而以
總兵盧鏜代之盧鏜者舊與王澈等從事舟山同飲食
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羣倭礪兵及伐竹
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時公計已定仍妬
上請以安其心
上已知直爲釜魚智力俱非胡公敵乃顯
詔王直既稱投順却俠倭同來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
機設謀擒剿不許疎虞致隨賊計公奉
詔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圖方畧密調參將戚繼光張

四維等督諸健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棊列魚鳥莫度乃以夏正等爲死間論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即往見軍門敢留汝邪況死生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且萬有一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王澈葉宗滿先遣來見者連床卧因徉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案于澈等竊視驚怖夜半公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令糊其辭吐滿床王澈等漏之于直直始疑之又使其子澄嚙指血寓直書云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于朝廷即許脅屬相聚汝來軍門決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必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生員方大忠往來游說直猶豫未決公以直執戀岑港已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屬觀望乃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直探知四面兵戚甚盛終無脫計且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嘆曰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柰我何乃曰部兵無統欲得王澈攝之公知海上諸賊惟直多智習兵久雄異域得人心爲難制其餘皆鼠子輩毋足慮諸將亦云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遣澈往直乃桀然詣軍門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集三司諸大夫參議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爲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禍以來歸仍欲挾倭而

求市上有干乎

國禁下賜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問擬斬罪猶有

餘辜公具疏

上請得

旨斬直于市梟示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爲奴王汝賢葉

宗滿俱從末減邊遠充軍王滌出洋爲颶風所覆其餘

從賊魚散鳥驚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掃除黨與皆絶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兵部始以封賞之議

上請

詔曰大憝既除海氛已靖部議報謝徐徐何也胡宗憲可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

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者陞賞有差



嘉靖戊午春二月總督侍郎胡公既擒獲元兇王直其餘

黨泊舟山之岑港倚險列柵勢甚猖獗公命把總任錦指

揮甘述宗等進泊江口之南都指揮李涇指揮張天杰等

泊港口之北總兵俞大猷等以福船并叭喇烏八槳串網

船往來策應指揮周官土官彭志顯領大剌土兵由中路

小河嶺入指揮楊伯喬唐鏊土官張　領鎮溪麻寮兵由

右路碇磯入參將戚繼光率部兵由左路小嶺入而指揮

楊永昌盧錡鮑尚瑾方昇通判吳成器等分道策應參政

王詢劉燾副使陳元珂則監督之約期水陸並進直抵賊

巢時都指揮戴冲霄先用火攻殺傷頗多公許全捷俱准

首功禁取級以妨前進我兵踩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忽港

側砲聲大震復擁衆登陸抄後死戰我兵後哨稍却前鋒
四擊橫衝賊乃斂营固守公以夷僧德陽稱貢而來賊脅
爲聲援可計而離也乃潛縱之令成崙遣諜持信票數百
入巢散其脅從由是賊勢日孤爲守盆堅公又檄諸將曰
賊所以負固死鬬者蓋春汛已及計有新倭可爲應援若
哨擊稍疏必流突與合矣此非小利害也其督舟師預爲
哨探之計無何果有倭船泊普陀小道頭衆將張四維推
官杳光遠等督兵且戰且遂至烏沙門外洋賊遂潰敗俘
斬四十餘級賊走登烏沙懸山即朱家尖山也公策此賊
與岑港之寇相距不遠陸路必由碇礵水路必由嚮礁門
乃檄諸將設伏以待已而賊果由二處奔沈家門與岑港
合綜公不得已親莅定海分遣將領各與信地福船由岑

港南口廣般由北口宣撫田世爵都指揮何本源等兵由
馬咽至張礵一由　寺嶺至二官堂一由小嶺至聚水
塘進而以元珂四維往來監督又遣奇兵由天童逕搗賊
船仍近巢半里許列一老營以壽居中調度參政胡尭臣
防守所城督發粮餉剋期大舉時賊依山阻水列柵自衛
火器頗多我兵陷陣先登者間多被害公復檄諸將從中
逼壘而陣且示以哨伏應援之規更番迭戰以耗其火藥
折其銳氣又令夷僧輩招之私語賊遂互相猜疑至持刀
自擊我兵乘隙進攻賊衆大亂夜分縱火焚其舟死者無
算余各奔巢我兵躡之斬柵而入斬馘百餘級復奔柯梅
嶺我兵追之火其巢廠賊勢窘甚遁出浦口四維與指揮
朱尚禮等舟師追至俞山外洋見賊連艘而行遂以兵船

潛伏山下而以小艇嘗之賊果逐利來追伏兵大起夾擊之犁沉四冊擒其渠魁汪印山陳禮等輛首九十餘級溺死者不計王直之黨至是盡矣是捷也五哨之布公有成筭而大猷等叅錯不進沈家門合踪公料敵如神而諸將不先事追擊至厘定海之設非公淵度圓機小挫不折能因敗爲勝月杀何哉嗚呼於是見公之心獨苦矣俞獻可撰

## 淮楊之捷

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始淮楊故多大賈富戶賊至屬厭以去自是歲以爲常丁巳夏賊千餘深入天長泗洲

祖宗陵寢幾至震驚　廷議特詄提督都御史而以豐城李公遂至即立什伍之法定援應之規練卿兵嚴保甲詄將官築城垣造戰艦爲水陸戰守之計賊知有備舡泊掘港者不敢登岸而去江北賴以無事已未賊萬衆連艘分道並入中外震恐時四月一日也公閱兵通州計賊若從海門西亭趨如皐則通州在賊糾乃兼程趨通泰州而以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駐兵如皐以扼要害檄各路兵進黃橋海安等處援應已而賊至益多我

兵迎戰挫其前鋒賊果出西亭知如皐有備遂由通州東趨白蒲鎮公計賊深入利在速戰戒海防等兵據丁堰東北堅持不出時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公籲天以祭風即回連三日乃擐甲誓師斬不用命者人皆踊躍以進又計賊過如皐必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留都搖動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爲矣乃身當泰州之衝而以黃橋西路責景韶等賊求戰不得進據丁堰丘陞從河北縱火焚之邊兵衝入賊營毛葫蘆兵復從南出首尾夾繫賊退屯二十里連日接戰斬其金盔賊首一人旦且晡我兵少卻賊進至如皐公計其必奔揚儀趣與海防遊擊兵從間道越過賊前徑趨泰州若以爲西路之防其實於泰州待敵也執賊黨潛入城爲內應者賊未至三十里輒從富安沿海東出我兵追躡賊後公戒毋輕戰晝則逼令不得久駐夜則退屯以防衝突公親提大衆馳淮安馬邏之間約與諸將夾擊於廟灣賊覘知之分其衆一由西亭一由白蒲丁堰以牽制我師公令景韶陞專擊二賊而身赴淮安以當大敵丁堰流賊至曹家堡與我兵遇逐北至潘庄全夥覆沒公至淮安而總督侍郎胡公與視軍通政唐公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公乃部分中軍馬兵爲前驅曹克新兵爲中哨青州邢鎮兵爲左哨沂州何本源兵爲右哨中軍倪祿梅三錫合曹沂徐邳等兵爲後繼列陣於姚家蕩以待初賊計我兵綴於丁堰之賊急走淮安欲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

鋭衝我左哨公揮兵四面圍擊俘斬八百有奇焚溺死者不計賊不得已奔守廟灣于時西亭之賊夜走海安諸將不能禦公以廟灣賊垂盡恐揚儀有失乃親往揚州而視師唐公援兵亦至時賊已奔張庄因益兵赴援海安而與唐公俱還廟灣督諸將搗巢令軍中多具畚鍤先填溝港毀民舍之傍賊巢者我兵分番進攻斬級一百五十有奇賊乘風雨夜遁而西亭亦以全捷來告無何閩中之賊止近百賊然沿海轉掠來去無定踪不可力取爲颶風飄至者公令守備楊縉擊滅之斬其酋長八大王孟得山崇明三沙之寇潰圍而來時海門狼山如皐泰州楊州俱潛有備賊由七星港焚舟登岸深入拼茶塲楊縉陳忠等兵尾擊之自是連戰皆捷斬級三百有奇賊乃竟走海塗而公已宿戒沿海無得泊舟以是賊不得去復敗之劉庄會唐公遣副總兵劉顯適至公益以親兵使與賊戰賊連敗走竹堰仍沿海北遁我兵追及之於七竈斬級九十有四又及之茅花墩斬級一百七十賊奔唐家潬僻遠無兵復登岸掠食而公故所練鄉兵追兵競逐之斬級一百四十有奇賊遂盡絶矣是役也自夏及秋僅四閱月前後斬戮焚獲不可勝紀其成功之偉何如耶予嘗窅遼陽聞永樂間都督劉公江鎮遼時有倭患望海蝸之戰斬級千餘生擒四百封廣寧伯至今海上之烈人猶頌之公以文臣特起其所建立卓卓如此真足以宣揚朝廷之威發舒華夏之氣睚眦淮揚之利而已夫賊之始

至也非公決戰通泰則瓜儀維楊必受荼毒而運餉不免焚掠賊之東奔也非公出賊不意收功姚蕩則淮城多不可守而鳳泗不免震驚三沙之賊北渡也非公預有成筭厲兵急戰則以彼勝勢乘我困疲又適我地災饑幸亂樂禍之人內應必衆事變未可測也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於三者實兼有焉予不文聊述其所見之畧

兵部侍郎蔣應奎撰文節畧

寧台溫之捷

自倭奴入寇東南惟浙爲最甚浙受禍惟寧台溫爲最甚而我總督軍門少保兵部尚書胡公爲御史時自王江涇捷後我兵始有生氣至今官凡五轉而大捷者十有三徐海王直擒而禍本去矣戊午冬舟山既捷而我兵告罷戰者二年我總督公安不忘危旦暮東鄉望思斫扶桑而湮之海嘗曰余不恃倭之不來恃吾所以待倭者來耳益繕甲治艦峙糗選將練士惟謹水陸分地刻期防汛惟謹示戰守機宜約束惟謹策畫萬全兵氣振厲人人無不樂爲死者辛酉夏四月忽並海郡報賊艘從外洋來者日數至而合象山奉化寧海瑞安樂清諸縣中中大嵩霩靄桃渚新河楚門健跳隘頑諸所所

報舡不下數百艘賊不下一二萬人而所登犯地散至
數十處人情洶洶撤書人馬交錯于道公顧從容燕笑
自若徐罵曰桀黠奴投死耳撲滅之在旦夕也乃籌筆
授方畧密封付使者馳去各海道兵備分守巡總兵參
將諸官而遣遊擊將軍王應岐何本源即日督發大兵
二營六千人并調參將呂圻部兵先往同所在官軍擊
之公乃卜日社禡載纛臨止厥地至則親履戎行不逾
二旬而捷凡九至所向靡不摧破震赫風霆電掃影滅
而臼水洋戰爲最奇云先是四月十九日倭船一艘望
小展至馬鬃沙坟公所督部兵及守備盧相等兵擊殺
舟師賊遂奔岸時帶管海道副使王春澤調守舟山把
總章延廩率陸兵至即伏爲應水兵從下急追伏者起
夾擊之賊大敗溺死者無算斬首三十五我兵死者三
人越二日浿港中大草撇船一艘來公所督部把總周
栗統林仕貴及盧相等船與賊三十餘戰用發煩佛郎
機諸火具斃之溺死者無筭斬首五十而兩頭洞賊一
艘把總童肇斃之斬首若干而犯象山者乃王海道奉
軍門方畧會同總兵盧鏜調度分守參議唐愛協計與
前所督發二遊擊大兵呂圻部兵進勦之其犯大嵩者
我兵逐出橫山各水哨又伏候外海故逡巡海口不出
五月一日夜燒船奔鮎鱘乃王海道會同盧總兵何遊
擊兵分南路由奉化入象山而海道兵由大嵩入裘村
亦趨象山前賊適入我兵中路二日賊出岳林庄盧總
兵何遊擊鼓行前趨相去二十里各遣銳兵趨合呂參

將王遊擊兵前後繼發三日賊至衆村分三陣迎敵海道把總胡良瑾李超等兵先至遂陷陣先登各銳兵殊死戰數合賊大潰斬首百五十七陣亡者三人八月梅山港賊三艘計二百人突入天童小白東吳呂圻追至東湖哨兵湯時茂等斬賊酋一人遂夜遁石橋湖頭橫溪奔入山徑走海道即遣中軍指揮艾升由小路徑出賊前呂圻追尾賊後至白杜兵合賊屯余家各兵用火攻之燒死者不計潰出朱家店者各兵夾擊之章延應兵生擒二人斬首五十六呂圻兵斬首二十一陣亡者各營共三人至暮收兵一賊負傷竄山中千總汪廉斬之菩提嶺下寧遂平先是海道諸兵前副使譚綸寔訓練之極精銳而譚以憂去寔無何會王副使來寔能守

譚成法較若畫一而成功若此前四月十九日又烏嘴船十六艘由象山從奉化西鳳凰岸夜突至寧海一都圍前是時松門海門俱無警乃台金嚴兵備僉事唐尧臣叅將戚繼光將原叅松海二關扼守陸兵三枝撤回繼光親督二枝趨寧海留一枝剳海門中地備警分發中軍游擊兵協守新河會行把總任錦兵船速出寧海外洋伏擊又行寧波海道總兵各發官兵水陸會勦二十二日賊知戚叅將至寧海遂乘虛以大船五艘載人桃渚大域港裡浦登岸計五百人有奇是日又三艘入新河週洋港登岸次日又五艘亦從週洋港登岸與前賊合共計五六百人二十五日又七艘入健跳折頭登岸計二千人有奇戚叅將日犯桃渚健跳者勢尚緩週

洋逼近新河所城賊又前後繼至宜急擊之而會軍門
扎唐舍事申列賊狀有云賊雖分侵不可墮其計中輒
便分兵應策當併力合勢先討其重大者然後以次剿
除乃舍事與戚繼光奉令惟謹即部署諸兵疾趨新河
擊之又令黃太二縣號召程梁等姓鄉兵助戰賊懼夜
駕五船遁去餘屯城外鮑主簿家二十六日擁衆薄城
下攻城唐舍事與戚繼光原授軍令相與協謀調度曲
慮廣畫以樓楠劉意張元勳胡守仁等分立陳列密授
方畧使奇正相參各以縣尉武生等監督之而給餉抹
運器械斷要害固封守審堅瑕援桴策應者各有屬既
定乃申明用命不用命誅賞令甚肅驅死士衝鋒而先
用鳥嘴與賊對擊千百摠哨除長蔣瑞蔡實等奮勇先
登力戰良久賊遂潰亂傷甚奔原巢死鳥銃者六十餘
人各哨共得首級三十顆是夜二更賊月雨出太平走
旦日劉意樓楠兵追至溫嶺大麥坑太平知縣徐戩亦
督鄉兵會勦共斬首二十二餘賊奔田舍中者燒死之
突出火者遁溫州前犯桃渚裡浦賊是日亦流至台州
府城外花街戚參將即自桐岩嶺馳秖城下時各兵尚
未炊以大義諭之各兵勇氣百倍無不爭先躍起乃鼓
行而前以丁邦彥爲前鋒陳大成爲右哨陳濠胡大受
爲中哨趙記孫廷賢爲左右翼各置監督奇正衝伏各
有指揮角聲援各有屬乃齊陣而前至花街約二里賊
以一字陣迎敵丁邦彥部下列銃分番銃殪數賊各兵
乘勢擁殺賊乃分右哨敵我左哨丁邦彥反擊其左賊

又分左哨敵我右哨陳大成反擊其左於是旗皷盡變
奇伏俱出賊乃敗北奔陳大成兵追至瓜陵江下賊奔
水死者二百有奇而前陣中斬首三十九丁邦彥兵追
至新橋五戰五勝共斬首六十一生擒倭酋一人二十
九日胡震于邳山下犁沉大倭舡一艘死者計百餘人
生擒倭酋一人斬首八顆三十日前登折頭大夥賊二
千有奇自燒舡南突府城戚繼光部兵已分留守新河
隘頑可戰者千五百人賊衆我寡繼光憂之又恐流犯
內地勢當速殲乃與唐僉事厚犒之懸千金爲衝鋒者
賞光又盡出笥中銀酒具散之又監軍知縣趙大河昏
壇誓衆申諭大義語棘棘動耳目氣烈烈振山獄兵乃
踴躍受令靡不一當百五月一日繼光即率部至大田

設伏待賊賊至亦設伏待我會天雨不戰越二日賊徑
出大石往僊居戚繼光曰賊出中渡由裏路至白水洋
七十里我兵由官路至白水洋五十里兵法云先處戰
地而待敵者佚且以寡禦衆非謀不克而臨敵交鋒我
少彼多必兵心激發乃勝遂策馬鼓行四十里至上風
嶺屯止多令探者出賊前後視其向往知狀即率兵上
嶺伏五日前鋒兵出頗早光乃下令令人各砍松枝一
樹執而坐賊望之爲林不介意行列二十里衣甲旗幟
甚盛我兵對山瞭之俟其行過半乃仆松吶喊齊出賊
驚以二四百人作一字陣衝來我兵分爲一頭兩翼一
尾陣以太學生葵汝闌左蒸監督而陳惟成陳法陳蚕
楊文通等俱趙大河監督以鴛鴦陣衝鋒擁殺夙受令

不許取首級疾若風雨有前無退賊遂敗遁上一小山
然猶格鬬不已丁邦彥兵出裏路徑擣山下四面仰攻
之而戚參將乃樹白高招一竿于北山下令兵大呼脅
從者從招下走走者數百人賊復上大山我兵又仰攻
之賊又大敗奔上界嶺山巔山巔陡峻如柱上平廣賊
立營其上若蓬麻然只一徑可攀陟丁邦彥等首先攀
援魚貫上吳惟忠等繼之數賊疾前來從上斫下我兵
用長鎗鎗賊墮岩下遂得登頂之我兵盡登賊六七百
人齊來交鋒我兵戮力大戰賊敗走四散投落坑塹林
谷間死者不計走者奔白水洋朱家我兵乘勢急下追
圍火四面起賊屢突出不可得趙大河親弟趙咖甫率
兵舉鳥銃擊之死者不計又四面折墻石投之賊急登
尽亦用石與銃投我墻盡各兵逼圍屋下亂投石銃諸
物如雨賊不支巢內高屋火炎炎起賊益急亦亂投刀
鎗諸物出中我我兵鎗筅林立隨格之不一中賊燒死
者不計而餘孽膽怖魂褫捧銀物擲首頓額哀號乞生
我兵用狼筅挑其銀物并所擲首疾殺不一顧諸物居
有頃賊盡死積屍高丈六日戚參將自戰所班師入府
城老稚士女歡呼以爲自罹倭毒來無如此捷大快也
乃壺漿迎道左而唐僉事率府司輩實玄黃以迎焚死
者不在算而共計斬首三百四十四顆生擒者若干而
我兵亡于陣者止三人陳四陳七十即前入巢放火者
王華升即前山下衝鋒者是時兵寔于五百人而一鼓
殄二千賊于呼吸間全師奏凱可不謂奇耶時戚參將

方入城犒衆未罷楚門又報賊十餘艘繫泊于江者登
梅嶴乃急發胡震兵伏截外洋而遣樓楠兵陸走至洋
坑冐雨大戰楠親斬賊酋一人而朱文林等共斬賊十
二人生擒一人餘船盡開至長吊洋會前所發胡震兵
迎敵犁沉五艘燒殘五艘至夜賊拖殘舡出海繼光部
下兵舡又擊沉五艘追犁一艘昏黑不取級而日所斬
級二十人生擒賊酋二人次日胡震又於沙鑊洋追賊
十餘艘至仰月沙賊乃遁懸山我兵用三板舡載鳥銃
弩手伏嶴口候擊之至三更賊果乘雨霧走我兵犁沉
一艘斬首四人餘遂奔回懸山我兵圍之至旦日五更
賊約百餘人復渡水走至林頭繼光乃督樓楠兵由隘
頑所迎其前劉意兵由聶王橋徑進紹興府通判吳成

器兵繼進而知縣徐鉞督鄉兵伏截籐嶺至小籐嶺三
路官兵夾擊之賊急徑奔吳成器陣成器督戰益力賊
鎗及成器馬腹成器一矢射中賊面死各官兵四面力
戰盡殲之共斬首五十一而餘盡溺死五月十七日又
前犯寧海團前遁賊十八艘至長沙登刼約二千人有
奇倡獗益甚砍採竹木欲巢長沙將南攻隘頑北攻太
平盡髡鉗所掠男子耕作是日繼光在新河聞即與吳
成器趙大河撫諭兵士示以對大敵之策盡出所蓄貲
懸給賞格如前下令不許取首級輜貨如前乃兵氣益
揚而繼光又曰賊巢逼近隘頑所城城又孤危賊所泊
長沙地又北扼太平之路于小籐嶺東扼松門之路于
漫遊嶺楚門隘頑二所又勢孤路絕止水路浮海可援

而又爲賊船所出沒處柰何乃先令把總李成立單騎馳往松門衛將所練親兵與羅繼祖分舡夜浮海入隘頑城守之隘頑固乃用樓楠丁邦彥陳大成等各立軍令誓狀云事異則分心同則堅遇有征調各營輪日衝鋒以一營當前以一營尾後以一營分翼左右同心并力不計斬獲多寡功同賞罪同罰等議隨用印鈐示衆使各遵守如令繼光亦誓天明神以發十八日至鐵塲大雨十九日夜半至大籐嶺分三路進至小嶺偃旗息鼓直趨船所賊始覺分兵迎敵我兵齊擁攻殺遂大披靡四走各兵追殺無一遺者共斬首級數百生擒倭酋五郎如郎健如郎前後數十輩是爲長沙之捷每臨陣戚參將率各將士諭以軍門好生之仁寧無功級不許妄殺脅從一人以故前後被擄者俱得生還前四月二十日溫之瑞安縣周嶴賊由梅頭奔突者五百餘人參將牛天賜通判楊岳把總梅魁等殲之傷而死者不計生得一人斬首十三人餘潰走二十四日牛參將同兵備副使凌雲翼把總盧騎武生黃允中指揮李光佐千戶張榜等兵分三路進勦殺死三百餘人衣紅衣渠魁二人軍中令不許爭首級故斬獲止五十有奇而是日楊岳梅魁陳應等兵由瑞安後路策應生擒斬首共十餘人賊潰出海三十日又賊二百有奇自台州流突樂清縣界凌雲翼預調王欽兵牛天賜督之至窖嶴嶺伏截賊遂走雙陡門天賜兵追擊之斬首四十五人餘奔江水死而竄林薄中去者三十餘人至五月一日追斬

于閩浙界上生擒一人溫州平而是月四日盧鏜水兵
舡與海道把總黃應選等船分布青龍港遇奉化遁賊
七艘向錢倉行外洋去者犁沉三艘值大雷颶昏黑溺
死漂失者不計撈斬首二十顆是役也計前後擒斬共
千二十四名級而焚溺死者莫之殫計盖無一人生還
者而旬日間三郡寧謐彊徼清平脫遺黎于鋒鏑而帖
之席懽聲動天地歌舞太平以共戴
天子休德誰之賜歟誰之賜歟我總督公開誠布公能任
人善將將賞罰明肅碩畫奇計不動聲色而出自淵衷
賊狀夷情坐照千里又親臨督調先聲奪人所謂心戰
爲上力戰爲下者非耶以故將領人人得以自効而白
水之役以寡克衆而仰攻勍敵兵法所忌然卒取奇勝
此其故何歟寔公用戚參將趙大河同心選練義烏赤
城等兵使之有勇知方見利不動故一可當百足赴水
火雖古名將不能出公右矣而忠誠一念食息不忘捐
身許國誓不以賊遺君父此又其大者臣無似以書生
佩刀筆待罪幕下竊所聞于諸將校者退而論撰如左
掛一漏萬豈足云紀盛事哉聊用稗官所職以備野史
氏采擇鄞諸生沈明臣撰

于閩浙界上生擒一人温州平而是月四日盧鏜水兵
舡與海道把總黃應選等船分布青龍港遇奉化遁賊
七艘向錢倉行外洋去者犁沉三艘值大雷颶昏黑溺
死漂失者不計撈斬首二十顆是役也計前後擒斬共
千二十四名級而焚溺死者莫之殫計盖無一人生還
者而旬日間三郡寧謐彊徼清平脫遺黎于鋒鏑而帖
之席權聲動天地歌舞太平以共戴

天子休德誰之賜歟誰之賜歟我總督公開誠布公能任
人善將將賞罰明肅碩畫奇計不動聲色而出自淵衷
賊狀夷情坐照千里又親臨督調先聲奪人所謂心戰
爲上力戰爲下者非耶以故將領人人得以自効而白
水之役以寡克衆血仰攻勍敵兵法所忌然卒取奇勝
此其故何歟寔公用戚參將趙大河同心選練義烏赤
城等兵使之有勇知方見利不動故一可當百足赴水
火雖古名將不能出公右矣而忠誠一念食息不忘捐
身許國誓不以賊遺君父此又其大者臣無似以書生
佩刀筆待罪幕下竊所聞于諸將校者退而論撰如左
掛一漏萬豈足云紀盛事哉聊用稗官所職以備野史

氏采擇鄞諸生沈
明臣撰

平倭録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于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間以詰其子孝若曰尊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録者何孝若蹙額曰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連篇累牘以求必傳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爲

余老矣每每訪求不可得間有譚者牟溘未可信近見唐凝菴先生胡少保傳極爲詳贍喜甚訂録數欵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群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曾銳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至武唐將遍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五月

張經蹙倭于王江涇大破之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大掠郎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

上怒逮經及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珫代經尋以珫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趙公貪都御史代天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宜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撤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願二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公客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山口豐後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計誘之直佯言



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收家屬遂絶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烈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借毛烈以伸冬閏月泊烈港至定海閔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効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赵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烈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黍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喜山屯于山巔公奉旨賚烈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烈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留爲通事陰厚遇

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趣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諜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餘賊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又遁輕兵追之少衂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且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宜勦新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

將勦之可立盡既敗報踵至
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
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初罷楊
宜即當以宗憲代而專愎自用推舉周珫珫老悖致
殘倭復熾
上大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
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陷驍將
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復出督
視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集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夜渡舟山
出賊不意大破殲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改鶚撫福建公兼兩浙巡撫
不更設王直忽駕舴艋擁驍倭突進舟山涔港住泊
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提兵駐紹
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待
奏奉
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
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
圖形勢甚險惡四山哨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
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
祖毋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毋子之
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
兒騃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僇矣大
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澈葉宗滿隨方
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欵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

固疏其狀于
朝公念漱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
本國送還將行公故引之卧内留其宿而預爲題稿
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
大酔還因呼漱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汚
侍者就寢漱聞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面
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漱即于楊前告行復好言
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基布以防奔逸又密遣
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
所出漱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漱等力勸之乃

留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兒
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童華館伴至
杭參謁監軍次日即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于
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
上意罪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
上萬勿宣之
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漸致之不煩
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奉
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禮往說諸小
酋釋夏正及諭王漱葉宗滿來杭漱等以候
旨爲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四散探
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

遂下獄德陽走涔港諸酋復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錮公即移師寧波謂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憂不全勝也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陀逼沙門或自峒嶕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梅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涔港奔沈家門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礮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舵後發舟爲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沉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支解之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爲墮淚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沉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沉其

四舟生擒賊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什一矣

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于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枝據揚州之如皐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肖駿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鳥斬于市妻子沒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戶

先是虜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鬬賊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儻新尹任事淛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大河宰義烏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鄭制耳吾每思倣六卷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是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鄭制禮儀視三邊事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悉從所請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史尹叅將毋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淛兵至急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殪沉賊毋

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数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
澤珍亦焚巢遁八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
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
公復發兵攻之戰于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遊
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部侍
郎兼僉都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逮疏辨尋卒
上憐其功免勘朱平涵老先生撰
又外録梅林手疏二則
胡梅林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
上所憐盖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及孰
謂公僅麤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犹然
迨至胡元始停耳
梅林被逮歿歙太守何東序窺時局欲羅織沒其家發
兵圍守嘉禾郁陽川蘭爲績溪令知胡公家貧且捍
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免

# 籌海圖編卷之十

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　曾孫庠生胡維極重校

孫舉人胡燈　舉人胡鳴岡　偕慶仝刪

## 遇難徇節考

永樂二年武臣一人

六年武臣二人

七年文臣一人

九年武臣一人

二十年文臣二人

嘉靖二年武臣一人

二十九烈婦一人

三十一年武臣四人武生一人
孝子一人
烈婦一人
三十二年文臣二人
武臣三人
孝子一人
三十三年文臣三人
武臣十五人應襲三人
武生二人
三十四年文臣十一人
武臣二十五人武生七人
孝子二人
烈婦一人
三十五年文臣七人
武臣十六應襲一人
孝子五人
烈婦九人
三十七年文四人
武臣六人
烈女一人
三十八年文臣二人
武臣十人武生二人
烈婦一人
三十九年義士一人
四十年武臣二人

遇難狥節考

此卷所載名教所關故不嫌特書然事之詳畧悉有憑據或限於耳目之未接或涉於傳聞之疑似者姑闕之以俟同志者增入焉

永樂二年倭犯穿山百戶馬興與戰死之

六年倭入山東于家庄寨百戶王輔死之

犯桃花閘寨百戶周盤死之

七年冬十二月倭陷廉州教授王翰死之

翰河東人任本府教授嚴立規程教誨不倦倭寇陷城民皆逃避翰正衣冠端坐明倫堂賊至欲執之罵詈不屈遂爲所害

九年三月倭陷昌化所千戶王偉死之

二十年倭寇象山縣縣丞宋真教諭蔡海死之

真持竿擊賊海罵賊不屈皆死之

嘉靖二年日本使者宋素卿等作亂遁入海洋備倭都指揮劉錦追之戰死

時有欲追之者問于新建伯王公守仁公曰歸師莫遏窮寇勿追但當把截要害縱其退拒其進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資將自困絕於是取之兵不血刃矣由是兵皆不追錦獨往果爲所殺

二十九年寇犯昌國烈婦嚴氏死之

嚴氏葉小九妻也爲賊所執驅之而前氏知不免遂投河而死

三十一年四月寇入奉化義士汪較死之

較奉化人力挽强弩尤精矢藥殳刃精習有司上於軍門賜以義士關防賊入應家棚較率民兵射斃十餘虜創艾遁去較亦被傷而死

賊攻遊仙寨百戶秦彪死之

彪爵谿所人賊登赤坎攻遊仙寨甚急彪曰遊仙與爵谿唇齒無遊仙是無爵谿也先人遺我汗馬勳不死戰而死法何以見於地下乎乃與弟漢疾馳赴鬬力不能支遂俱死焉

五月瑞安所百戶李潮高良與賊戰於坡南匯瞭高山死之

賊入黃巖縣孝子王鍇烈婦徐氏死之

鍇生員王顯之子顯被執欲殺之鍇泣求代父而遂死○徐氏名玄奴有異色值毋衰病歸寧賊至玄奴抱毋慟哭賊欲汚之玄奴詒賊轉室持粧奩同往乘間赴井而死

六月賊陷霩霤所指揮樊懋力戰死之

三十二年閏三月官兵與賊戰於烈港軍人葉七死之

七定海衛軍賊王直負金城烈港穴爲寇大將俞大猷提舟師直入其港討擊火砲大發勝負未決而我舟忽挂賊纜櫓楫不能施賊衆方逞七徑取斧投水砍其纜未及斷賊以鎗中其項七呼曰死矣吾必斷其纜竟連揮數斧纜斷而死俞舟遂免后四日俞大破賊空其穴俞之舟入也有二卒后期當刑因請間燒賊碾以贖死俞許之二卒從外海緣山越險幾百里晝伏夜行潛抵賊砦時夜近四鼓而賊方碾藥少頃困劇而卧二卒即其處爇火火藥橫發群砦俱焰灼賊方酣睡駭而突走墮水死者踵繼俞乘焰進舟

師崩之遂成奪巢之功

四月賊犯海鹽孟家堰千戶宋應瀾死之

應瀾字汝觀寧波衛百戶登庚戌武榜授正千戶掌印事執法不撓因而每得下考軍門王公忬獨奇之命取兵船於閩應期而至忬益委以兵客兵曠悍難馭應瀾每約已裕犒而厲以軍法無不聽命癸丑隸叅將盧鏜爲先鋒戰上海史家浜追賊至二十里亭復從戰平湖戰白沙滂戰金山皆有功其在史家浜兵北賊追幾及應瀾急反弓二矢而中項洞額親兵飛鎗復殺四人因復四兵破賊應瀾用是臨陣必以身先士卒竟以疲兵猝當海鹽孟家堰賊不支而死死時猶飛刀殺一賊乃絕事聞廕其子襲千戶仍建祠城北隅祀之

賊犯杭州指揮吳懋宣禦之於赭山死之

懋宣率僧兵禦之力戰而死

賊破乍浦所百戶陳綬死之

把總馬呈圖指揮采煉百戶王相姜楫呂鳳姚岑與賊戰於海寧教場死之

賊犯平湖百戶劉　黃　與戰死之

犯白馬廟指揮蔡　死之

犯南湖把總陳　指揮胡　死之

犯三江港口百戶陳　黃　死之

官兵追賊於海鹽海口巡司千戶王繼隆百戶楊臣康綬死之

賊陷昌國衛百戶陳表死之

倭賊入城表曰吾力無如之何有死而已但所攝印多吾死置印何地遂送刃出城納印於千戶金鰲出門追賊奮鬬而死

孝子劉晉死之

晉昌國人倭寇入城其祖老疾不能行家人各挈妻子走惟晉負其祖而逃賊將及祖曰我老耳死汝宜

速去晉不
忍俱被殺

五月賊破乍浦所百戶陳綬死之

參將湯克寬與賊戰於乍浦長沙灣指揮陳善追寇至掌
總旗張儒死之

十月知事何常明與賊戰於杭塲山死之

常明乘勝追
賊中伏而死

十二月賊登西匯嘴千戶張應奎百戶王守正張永死
之

三十三年四月參將俞大猷與賊戰於普陀山武舉應
龔火斌黎俊民魏本康阜死之

斌覩海衛人幼通儒術以母病嘗糞轉甜晨夕嘗之
領以身代及壯應武舉鄉試中式者二憤海寇荼毒
生靈詣軍門乞隨軍報効累立奇功至是與武舉生
黎俊民應龔斌本康阜督水兵追賊於普陀山陷陣

先登同時遇害孟忠孝得於天怕者也後其兄指揮
同知火雷請於當道爲之立祠與俊民並肖像於其
中俊民
廣東人

賊入上海縣指揮武尚文死之

尚文鎮海衛人從參將湯克寬駐軍上海賊逼縣治
尚文率家兵禦之出東門遇賊遊兵輒敗之乘勝進
攻賊伏水傍候尚文過以利刀斷馬足馬踣尚文死焉

賊屯李家畏義士朱汀與戰死之

汀象山人多勇力素好劍槊賊登赤坎屯李家畏大
肆虜掠汀與其黨王永希及子友章等數十人直搗
其穴賊棄營走追至開口岩日已晡賊計窮蹙遂返
逆戰良久汀爲流矢所中猶手刃數賊力不支顧謂
其子曰吾已無濟汝等宜速去子不忍
舍與王永希奮力直前格戰俱死焉

賊攻松江府副千戶童元巡檢李叢祿死之

九月賊攻嘉興府官兵追之戰於孟家堰指揮李元律
千戶薛綱宋應瀾死之

速去晉不
忍俱被殺

五月賊破乍浦所百戶陳綬死之

叅將湯克寬與賊戰於乍浦長沙灣指揮陳善道冠帶
總旗張儒死之

十月知事何常明與賊戰於杭塢山死之
常明乘勝追
賊中伏而死

十二月賊登西匯嘴千戶張應奎百戶王守正張求死
之

三十三年四月叅將俞大猷與賊戰於普陀山武舉應
襲火斌黎俊民魏本康阜死之

斌觀海衛人幼通儒術以母病嘗糞轉甜晨夕嘗之
頗以身代及壯應武舉鄉試中式者二憤海寇恭參
生靈請軍門乞隨軍報効累立奇功至是與武舉生
黎俊民應襲舅本康阜督水兵追賊於普陀山陷陣

先登同時遇害盖忠孝得於天怛者也後其兄指揮
同知火雷請於當道爲之立祠與俊民並肖像於其
中俊民
廣東人

賊入上海縣指揮武尚文死之

尚文鎮海衛人從叅將湯克寬駐軍上海賊過浆治
尚文率家兵禦之出東門遇賊游兵輒敗之乘勝進
攻賊伏水傍候尚文過以利
刀斷馬足馬踣尚文死焉

賊屯李家畧義士朱汀與戰死之

汀象山人多勇力素好劍槩賊登赤坎屯李家畧大
肆虜掠汀與其黨王永希及子友章等數十人直搗
其穴賊棄營走追至開口岩日已晡賊計窮蹙遂返
逆戰良久汀爲流矢所中猶手刃數賊力不支顧謂
其子曰吾已無濟汝等宜速去子不忍
舍與王永希奮力直前格戰俱死焉

賊攻松江府副千戶童元巡檢李叢祿死之

九月賊攻嘉興府官兵追之戰於孟家堰指揮李元律
千戶薛綱宋庶瀾死之

賊犯百家山百戶趙軒梁踰死之

賊寇沈家河都指揮周應禎死之

十月百戶張耀與賊戰於湖頭死之

賊至東陽南午嶺巡檢朱純死之

賊犯芙蓉海口指揮戴祀江九山千戶崔海鎮撫劉成百戶易坎死之

百戶賴榮華死之

十二月賊入嘉善縣百戶陸陵周應辰把總官梁鄂武生

詳見浙江倭變紀

三十四年正月賊犯湖州官兵收績副理問陶一貫守備周奎指揮孫勇百戶時海上寇起許二陳思昉最盛隆謀攻之適思昉入

詳見浙江倭變紀

郭周張景安朱平姚清死之

許見浙江倭變紀

賊陷崇明縣知縣唐一岑死之

詳見直隸倭變紀

四月賊犯瑞安縣守備劉隆千戶尹死之

隆守大昌定海衛指揮使以強幹屢協總諸衛備倭時海上寇起許二陳思昉最盛隆謀攻之適思昉入庸頭隆提舟師忽膠隆股中一流矢見血益奮怒揮諸舟號進卒破賊俘四十餘人斬百餘級壬子廷把總嘉興統舟師備倭浦當松江北團賊歸降扼之焚沉賊舟俘斬幾三百級會破史家浜賊又扼之沉賊舟澈浦外洋一日追賊向暮黃霧四塞隆以孤舟在賊圍中逮曉從兵皆懼隆大喊作氣發一地雷衝沉十餘舟俘斬二百餘陞署都指揮僉事守備溫處至是寇數百將薄瑞安城隆整兵遽出欲折其鋒偏將尹千戶者請旋師避之隆不聽徑往遇之殺賊十餘人賊遁去回軍至田間有數賊伏莽中遽起擊隆不及應遂死尹千戶等俱死爲事聞贈都指揮僉事仍世襲焉

賊犯慈谿義士魏鏡死之

鏡生有絕力善格鬥閭寇至海濱輒自奮曰誰無死者死而能衛桑梓庶幾爲義鬼矣賊由餘姚至鳴鶴

從知縣曹本率衆禦之兵潰鏡負令而走賊追之踰杜湖嶺而南乃操刃衝敵殺數賊賊傷其額猶力聞不置而死

百戶劉夢祥與賊戰於崇丘死之

夢祥定海衛人領兵船出海遇賊登犯崇丘夢祥即部兵登陸與賊大戰獲賊首數級力之寡援遂死賊刃當道憫之爲立祠祀焉

賊犯鳴鶴鎮孝子沈良十死之

良十時年七十餘尚有九十餘母賊至良十負母至五里外力竭不能行息山谷舍中賊追至乃跪拜請死願貸其母賊見母子俱皤髮頹老舍之而去良十憐母饑渴方圖飲食賊又至或舉刃欲斫其母良十以身覆刃號哭遂被殺而母竟得全

常熟縣知縣王鈇致仕參政錢泮死之

詳見直隸倭變紀

賊攻無錫縣孝子監生蔡元銳烈婦蔡氏死之

元銳無錫人軫之子冠至家人奔散元銳以父年老獨留扶父登屋以免元銳被執賊欲降之不屈遂遇害其女蔡氏適同邑陸子才歸寧遇變與其婢阿滿招女二英義男婦徐氏同登一舟將以避難賊悅其色欲汚蔡氏盡出簪釧求免不聽乃詒賊曰過汝舟當從爾賊喜獨一人與携手而往蔡氏齧傷賊手投溺水中其婢皆隨溺焉無何其弟元鐸以兄陷賊中持銀往贖知兄已亡乃罵賊而死

五月千戶韓綱百戶葉紳與賊戰於七里店及樟村死之

綱紳皆寧波衛官紳少不羈習手搏善雙刀賊入橫石橋紳偕千戶劉英領兵策應至七里店紳奮雙刀奪橋獨進應者不繼遂爲所殺後二日賊西流至樟村綱復領兵防遏猝與賊交兵潰挺身獨戰亦死之

遊擊將軍周藩與賊戰於朱涇死之

賊犯鳴鶴省祭官杜槐死之

槐慈谿人家濱鉅海倜儻遊俠輕財好施爲書掾從延綏撫院巡歷邊徼險要有抵掌伊吾之志省祭歸值倭寇屢犯內地從估客得島上狡慝狀曰患將滋蔓遂散家貲結驍勇傾身下之得士死力值縣僉其父文明爲部長令團結保障槐傷父老以身任之癸丑寇薄觀海衛城槐曰衛破則無縣矣一呼而群勇

俱集直前斫賊賊走衛遂得全至是賊犯鳴鶴槐率衆迎擊賊走餘姚東山槐越境追之諜言賊犯空舍提刀起之賊伏墻隅槐揮刃中石刃缺賊競出槐與五六健卒當之自午至酉鏖戰不已戮其衣緋渠帥竟以力竭舁歸而死後賊見黑旗即驚曰杜兵至矣父文明痛其子死而亡下壯士皆願從文明殺賊以復仇後賊燬鳴鶴文明胥死出駭令於重圖中是年冬寇自黃岩犯寧海海道檄文明偕主簿畢清邀擊之遇於奉化楓嶺之麓據高臨下布陣方定而土兵遽走杜兵力不能支文明遂與畢清俱死焉事聞詔贈槐光祿寺丞文明府經歷即死所立祠祀之仍廕子入監肄業云

**八月指揮張大綱生員陳淮與賊戰於蘇州橫涇死之**

大綱虜州人驍勇異常率坑兵擊賊手刃數人力戰而死○淮崑山人知縣周之子善弩與友人潘蔚卿等相期城賊賊時賊精悍異常兵士遇之輒潰淮獨與家兵二人力戰而死

**九月官兵進搗陶宅賊巢指揮邵昇姚泓生員于岳死之**

昇等陽陣殺賊賊已大敗乘勝攻賊死守港岸昇等身先士卒賊乘高刺下故皆死之

**十月主簿畢清與賊戰於楓嶺死之**

清善射累立戰功至是陣下人皆惜之

**監生謝志望與賊戰於餘姚斤嶺死之**

志望統兵設伏誘賊大敗之乘勝逐北城死閘志望手射死三賊矢盡力竭遂被害

**十一月賊攻鎮東衛千戶戴洪等死之**

洪與高旟德張銮皆本衛千戶出城禦敵而陣亡者也楊一茂白仁丘球皆平海衛千戶追賊於東岳山而陣亡者也

**百戶劉愍與賊戰於麻園死之**

**生員胡夔雷與賊戰於東關死之**

夔雷餘姚人與堂兄應龍操六等率鄉兵報効手刃數賊力竭而死

**儒士金應暘與賊戰於毋婆嶺死之**

應暘山陰人

**閏十一月守備劉隆千戶劉綱百戶張澄與賊戰於瑞**

安三港死之

詳見浙江倭變紀

賊犯平陽壘指揮祁嵩死之

指揮閔鎔義士吳德四吳德六與賊戰於舟山死之

德四德六兄弟本慈谿濱海農夫少有膂力先是寇上平石經其廬驅其豢豕德四持鋤自田歸遇寇於門揮鋤中賊腦仆地德六取賊刃追殺一渠魁遂以壯勇有声隸杜槐部每遇敵即衝鋒奪旗以爲常至是海道聞其名檄往攻舟山險寨德四直前砍賊渠于轅門寨內驚擾操而出怯卒皆返旆走而賊砍德四蹶德六呼曰兄死矣獨前殺其殺兄者後兵不繼亦死焉

三十五年正月叅將尚允紹與賊戰於松江四橋死之

三月福建總督備倭劉炌千戶王月與賊戰於石壁嶺死之

炌字大光世爲寧波衛指揮使年二十襲父爵用御史林應箕薦升戇州軍門把總未幾又用薦陞福建總督備倭至是福清縣倭賊登岸據海口鎮官兵屢挫炌領兵夜襲其巢遂奔潰由古田寧德望海而遁炌即提兵由捷徑宵行趨寧海縣石壁嶺要賊歸路北至嶺隘倉卒布列未備而賊已至部伍散亂止家兵數人及千戶王月在側炌顧謂持印者曰亟爲我歸印朝廷吾世受國恩死矣炌即挺身執鐵鈀格殺三人力盡無援賊衆擁至斃於賊刃所揮鐵鈀尚堅執不墮其勇烈如此御史吉澄上於朝立廟祀之

賊犯海鹽轉塘灣指揮徐行健死之

四月賊犯青田縣百戶方存仁死之

溫州府同知黃釧禦賊於分水嶺死之

時賊自福建入浙境釧以孤軍禦之於境外分水嶺賊過桐山釧率官兵勇敢當先連戰數合賊大敗走既而賊分支遶出我兵之後釧遂刀戰死之蓋自有倭患以來文臣死事未有如此者也

賊犯寧波孝子聞宗時死之

宗時鄞人教授聞理子性至孝幼喪母奉繼母陳承順篤至賊至舉家竄避宗時扶父出而遇賊脇取金

銀不得欲殺其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自代遂被刃而死尸諸田間父遂得什時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不忍舍去亦被賊刃截左耳併封其面屢死屢甦人共傷之

賊犯崇德遊擊將軍宗禮鎮撫侯槐何衡忠義官霍貫道死之

禮故燕驍將也侯槐何衡霍貫道皆其偏陴所統箭手九百皆精悍絕倫所向無敵劇賊徐海部領萬人自烏鎮而來勢將犯杭浙江官兵無足恃者禮獨與麾下據三里橋而陣張左右翼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禮與貫道等亦已絕鄉導不得擇善地便水草時飲食以自休止明日餒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前後夾擊禮與貫道大呼力戰矢石如雨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貫道亦手刃十餘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貫道面禮二人皆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既而賊分番死鬬禮與貫道衡力竭矢盡俱死焉

賊犯嘉興指揮程祿死之

詳見浙江倭變紀

千戶沈宗玉王世臣與賊戰於金山江中死之

宗玉鎮江衛後所王千戶世臣左所副千戶同領兵船追賊殁於江中

賊攻江陰知縣錢錞死之

詳見直隸倭變紀

賊犯揚州都指揮張恒千戶羅大爵百戶曾沂死之

戰於八里舖灣頭等處大爵沂陣亡俱傷重而死

賊犯楊州小鐵口同知朱裒高郵衛經歷晏銳應襲賈思死之

賊陷慈谿生員戎良翰死之

良翰定海縣增廣生員性峻介義不苟合素以忠孝自許賊陷慈谿良翰家靈緒慈壤甚邇乃倡義集兵僅得百餘人與賊格殺斬首二級賊披靡而去已又遇賊於丘洋良翰奮勇力戰賊方蟻聚竟不能支遂

爲流矢所中立死監司
爲之禮葬及表其門

孝子生員馮履祥向叙王應麒死之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生七八歲即警悟好讀書嘉靖壬子補邑庠弟子員至是賊猝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之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月夜夢一紅面神告曰爾夫爲父死不可使無後吾當與爾一子產時無患次日婦果生一子又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囬一方稍輯人謂靈山神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蓋履祥孝感所致云○向叙字叔禮慈谿人獻令七世孫幼慧而有高志舉動擬步古人年十六入府庠文藻驟發而操履端謹人益器之至是賊入縣叙掖母而逃遇倭東溪賠叙仆地直前破其母叙急起抱母頸連呼曰寧殺我賊乃殺叙舍其母而去巡按御史上其事

詔旌其門○王應麒慈谿人年十七躭學習文天性至孝倭寇卒至應麒扶母姜氏嬸余氏奔匿鄰圃賊窺見二婦輒拔刀追之二婦亟赴池水余氏溺死應麒見母遇害以身翼蔽賊亂刃之子母傷甚賊退應麒隨卒姜氏亦死

烈婦桂氏張氏章氏周氏馮氏柴氏孟氏孫氏烈女茅氏死之

桂氏阿寶女姜阿龍妻慈谿人方少艾賊至桂與衆婦走匿馮氏僻室室後有池賊搜室衆婦兢赴池賊以手挽之桂絕袂而死○張氏慈谿馮警妻唐孝子無擇之後年二十歸於警纔六年遇倭寇之變邑治焚燹張氏偕姑竄匿其夫相失爲寇所殺張哀號亟收夫屍殮葬未數日寇復至張偕姑及妯娌買舟逃至晉山江爲寇所及張知不免曰不死且汚賊手然馮之嗣不可絕也即以幼子付其姑偕伯之妾徐氏即沉於江賊大驚異遂舍舟中諸婦以去三日屍浮於江家人收之合葬於警○章氏沈祚妻周氏沈希魯妻馮氏沈信魁妻柴氏沈惟瑞妻孟氏沈弘量妻孫氏沈琳妻沈氏慈谿里橋巨族家界於觀海鳴鶴之間家衆二千人多驍黠善閉自嘉靖以來海上多事寇上搗山燬鳴鶴縱橫蹂躪沈氏不惟自衛且能殲其渠魁奪其所掠賊甚讐之至是賊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無出婦女無輦貨財誓以死守不能者先戮之章氏誓於內曰男子死鬬婦人死義辱與死等耳衆婦皆竦聽既而賊圍沈氏群婦聚於一樓賊散入戶章氏遽出投於河周氏馮氏繼之共死一所柴氏方爲夫礪刃賊已斫戶入矣柴即以刃斫賊旋自

刃孟氏孫氏姒娣爲賊所得相持不放詈賊不屈奪賊刀自刺皆殲焉思橋之難沈宗婦死難者三十餘其六人尤烈者也○茅氏慈谿人年十四父毋亡獨與兄嫂居其兄痿卧賊入縣嫂出奔呼之行女曰吾室女也去將安之俱去孰爲扶兄賊至遽縱火女力扶其兄避於空室俱被燔灼而死二屍相孌綰焉

五月巡檢劉岱宏與賊戰於仙居縣東嶺死之

無爲州同知齊恩與賊戰於圖山江中死之

恩陝西隆德縣人祖敏知四川蒲江縣殺賊有功與二子俱死於賊

詔爲立祠恩廕入國子監授序班迁河曲知縣禦寇脩邊有功撫按保留久任九年考績迁無爲州同知閔東南久罹倭患竭忠圖報練兵衣械一毫不取於民長江賴以保障賊犯上流奉檄即率子孫叔侄兄弟凡十二人領兵赴敵一至圖山即身先士卒鼓衆而前殺賊數多賊遂畏懼奔潰乘勝逐北悞中賊伏誓戒子姪曰一死莫惜圖成功以靖國難由是舉家赴敵至於力竭勢窮又曰兒輩勉存宗祀吾與此賊誓不俱生由是次子齊嵩等四人得脫恩與長男尚文孫童叔仲實弟寶榮侄友良大鄉力戰不屈俱死於賊一門忠義自有倭患所未有也人以爲克繩祖武云

賊犯定海烈女傅氏死之

傳氏定海昌國傳梓女也年甫十七美姿色未嫁寇猝至女家故瀕海遂爲賊所得女即以石自破其面流血塗地賊怒磔之

六月百戶帥印與賊戰於青村得勝港死之

印新安衛百戶率廣兵追賊至得勝港兵潰印力戰而死

八月官兵進搗沈庄賊巢義勇劉進死之

時賊巢甚堅官兵難於進攻進首抱火器渡河焚賊巢廬舍火既熾賊亂官兵乘之遂大捷進傷重陞屋以死蓋忠勇異常者也惜無父毋妻子故其功莫酬焉

九月百戶郎官與賊戰於臨海縣兩頭門死之

官兵與賊戰於鴈門嶺生員倪泰員死之

泰員餘姚人少倜儻有膽氣憤倭荼毒生靈募家兵四百從湖廣守備楊縉擊賊於定海之龍山三戰三捷乘勝追賊泰員率兵獨抵賊巢殺賊頗衆值天暮賊出死鬬兵疲勢孤泰員與家兵四十二名俱死於賊

官兵搗乍浦賊巢土官汪相向鑾死之

十二月官兵與賊戰於舟山冠帶把總莫翁送死之

翁送桑麻土兵頭目也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賊攻海門衛應襲俞憲章死之

憲章百戶之子

五月都指揮沃田冠帶把總岳君寵與賊戰於天長死之

先是田統鎗手三千名守瓜儀賊犯天長操江都御史高公委領兵一千與都指揮焦鯤應援賊衝入其營鯤等潰走田與君寵及家丁封漢等力戰而死

三十七年正月賊陷蓬州所百戶李日芳等死之

三月百戶秦杭與賊戰於梁灣港死之

杭蒲岐所百戶先以軍門委領白岩塘兵船守青嶴門至是與賊遇於梁灣港力戰死之

四月致仕僉事王德與賊戰於龍灣死之

德求嘉人原任廣東僉事憤倭流刼募集義兵二千水兵二百剿之與賊遇於龍灣殺賊數十既而伏賊四起德被圍死戰遂遇害

賊犯太平縣典史葉宗死之

宗太平人原任典史因事去職

良醫王沛與賊戰于梅頭嶺死之

沛字崇大以例授良醫七品散官歲壬子倭寇海濱崇大首倡大義招集義兵七百餘人團操保禦屢建奇功後因從子廣東僉事德致政而歸加募勇壯至一千五百有奇伺後與賊戰龍灣戰長沙皆有戰績至是與賊戰於梅嶺賊衆大至沛衆寡不敵遂死之

指揮劉茂朱廷鑰千戶周賓百戶季爵劉源等與賊戰於白巖塘死之

茂盤石衛指揮使廷鑰溫州衛指揮僉事賓蒲岐所正千戶爵蒲岐所百戶源盤石右所百戶

五月賊犯惠安縣知縣林咸與戰死之

詳見福建倭變

六月觀海衛百戶與賊戰於柯梅死之

賊犯昌國烈女李氏死之

李氏昌國人寇至執李欲汚之李罵賊不屈竟死之

十月賊掠磚頭北塔守備楊簠與戰死之

時官兵每有斬獲賊輒奪其屍盍簠因貪功力戰而前故死之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賊犯樂清三窑嶼千戶胡鳳朱璠胡珊百戶姚憲死之

鳳等從叅將張鈇禦賊於窑嶼賊伏麥田中俟官兵將半忽起敵殺官兵大潰鳳等遂遇害

官兵與賊戰於奉化之江口橋武生蔡啓元死之

啓元廣德人從叔監生蔡汝蘭勤王擊倭奴累戰功授千夫長至是我兵當賊於江口橋行列已定鼓而向賊同行者俱錯愕不前啓元獨憤怒裂眦恥詈不休徑匹馬橫而前與賊逼賊駭或走或伏啓元手格殺數人會天雨馬行淖潦中不得出力竭矢空顧左右皆散去僅弟昆元與二三家僮不去啓元怒益甚瞋目揮劍罵賊曰吾不啖汝肉非丈夫也獨死戰良久賊乘間涉河繞其背鎗之死踰時猶怒立馬上不墮人共壯之

四月官兵與賊戰於湾頭千戶蕭　百戶蘇　死之

千戶趙世勳鎮撫韓胤與賊戰於如皐死之

官兵搗廟湾賊巢千總沈儒死之

儒故驍將至是從南路入水手燬賊船爲賊礮所中而死

賊犯象山烈婦丘氏死

丘氏象山人王憲維妻賊刼西山至憲維室時夜分賊奸其色欲汚之丘氏不從執木棍擊之中賊首賊以刃刺其腹而死

八月叅將丘陞與賊戰於七灶洪死之

陞比驍將也歲丁巳倭犯淮陽陞提兵應援屢立戰功寇平督府因留之每戰輒身先士卒凱旋則殿

後行戰見輙爲引避至
見畢搦戰故遇害

十一月指揮夏正爲王直黨所殺

正故通事屢立奇功奉例納級報効軍門王直之來也擁兵觀望禍且叵測正密領胡公方畧入直所爲死間直既就擒毛烈收其衆議爲復仇正又說攜其黨烈怒欲殺之正不爲屈遂爲烈黨支解而死事聞贈都指揮使廕一子爲正千戶云

三十九年三月冠帶義士沈講與賊戰於走馬溪死之

四十年五月百戶徐昭與賊戰於海山外洋死之

百戶焦涇追賊出海死之

涇隘頑所百戶

拾遺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鎮撫彭應時與賊戰于乍浦死之

應時山陰人以儒生中武科授本衛鎮撫都御中王公恃知其材檄使練士會賊首蕭顯爲叅將盧鏜所攻自松江走入浙境王公令應時截之于海塘至乍浦賊掩至乃奮鬬身被數創猶督戰不已遂死於陣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兵技冠絕一時而尤精于騎射其練兵也善撫士卒人樂爲之用及其死也人皆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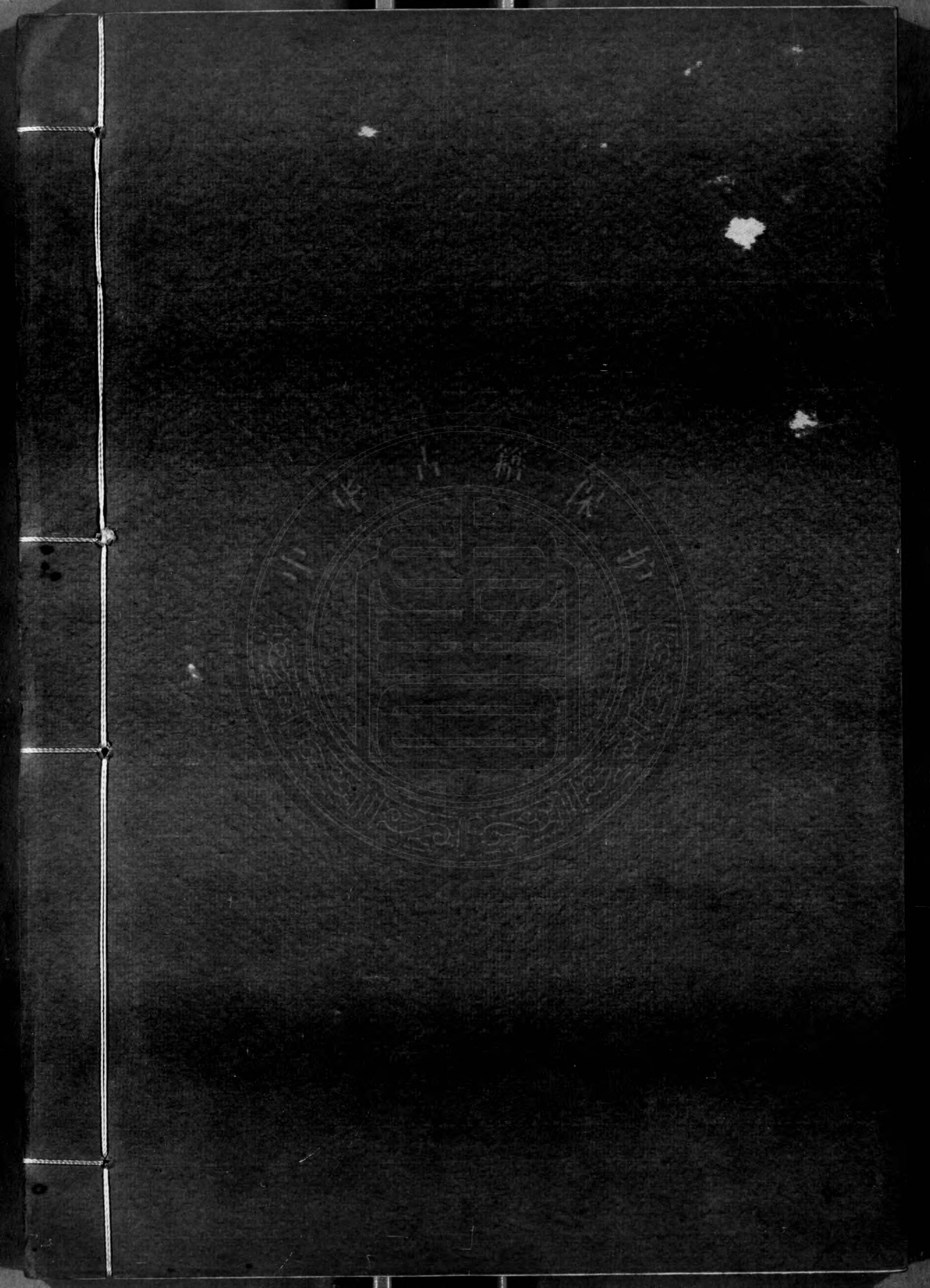
三十四年正月賊犯歸安縣雙林鄉烈女嚴氏死之

嚴氏諱四英桂林知府鳳之從女也寇入鄉傷其父擄四英以行至跳街橋四英投溺馬山陰徐渭爲之立傳

二月賊犯湖州烏鎮殺畧數千人生員錢欽婦茅氏死之

比賊突入欽婦茅氏與姑引舟卒遇之賊業已擄姑并欲及婦婦時懷胚已九月又攜一幼男隨舟中呼曰吾母子三人俱死矣即手抱男沉河而死賊憤之復抽刃剖其腹路人聞之無不流涕者時御史疏其事於

朝勅有司爲之立祠


三代古籍保存